

《迷城》中男性叙述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韩影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马笑泉作为湖南重要的少数民族作家, 是文学湘军“五少将”的代表人物之一, 小说《迷城》是其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在以男性形象为叙事主体的前提下, 笔者认为《迷城》在女性形象的建构上存在偏离、固化和片面的现象, 女性形象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辅助男性, 这体现了一定的厌女倾向。本文以马笑泉《迷城》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 分别从主要女性形象、女性形象的辅助性、叙述主体的厌女倾向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

关键词: 《迷城》; 女性形象; 两性关系; 厌女倾向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前言

长篇小说《迷城》是文学湘军“五少将”的代表人物之一马笑泉沉潜八年打造的厚重开阔之作, 许多读者和学者倾向于关注这部作品的叙事模式、叙事内容和主要男性人物形象的建构, 而本文关注的却是其男性主体叙事视角下出现不多的众多女性形象。《迷城》作为一本官场小说塑造的核心人物和重要人物都是男性, 男人在迷城社会的政治上、经济上占据统治和中心地位, 女子处于从属或受压迫地位, 女性形象的建构多是在主角杜华章的男性视阈中展开, 沦为他者。小说中的女性出场不多, 尽管她们性格特征各异, 但本质上依然呈现脸谱化、扁平化的特点, 作为塑造男性形象的辅助工具存在。虽然作者在小说中没有刻意的或者明显的贬低、侮辱、污蔑和压制女性, 但他对理想女性的向往和对女巫型荡妇的排斥, 以及小说中出现过的众多没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依然体现了他的传统男性意识, 马笑泉小说中男性视角下女性形象的建构是隐含作者潜意识中女性观的流露, 他对于女性的态度依然是保守的、传统的, 或多或少存在厌女倾向。

一、主要女性形象

法国知名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曾写道: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则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一) 男性视角下的理想女性

在我国古代小说中, 理想女性形象的塑造比较模板化, 一般都是如崔莺莺、秦罗敷、刘兰芝般美貌与品德兼备的女子, 《迷城》中的梁静云便是这类女性人物形象的代表, 她漂亮娴静, 知书达理, 自幼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精通茶艺和书法。她的出现, 带给了杜华章激发萌动的爱情, 点亮了他在迷城营营不休的生活。

梁静云, 就如她的名字一样, 温柔娴静, 知书达理。她自幼生长在书香世家, 其父是名城书法协会的名誉主席, 自幼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精通茶艺和书法。但同时, 她身上又有着现代女性的精神和特质, 崇尚个性尊严和婚姻自由, 能够在发现前夫有外遇时坚持离婚, 带着孩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开了一家茶馆, 传统与现代女性的特点似乎在梁静云的身上得到了较为完美的融合, 成为吸引男主的优势所在。与梁静云的初识是因为官场交际地点在茶馆, 杜华章看到了屏风上的行楷大为惊艳, 同为书法爱好者的他“顿时生出一见此人的

冲动，却不便说出口”¹，共同的爱好成为了杜华章心动的缘由，梁静云姣好的容貌则使得这份心动可以持续下去，小说中有大量关于梁静云的外貌描写，“初见时杜华章立刻想起来《诗经》上的描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心中微微一荡”²，其后的每一次相遇，作者都要对梁静云的穿着身姿进行描写。女性如有价值，也只有美感价值，而且是生理性的美感价值，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审美价值”³，梁静云的外貌和性情才艺只有生理性的美感价值，在小说中起到吸引男性目光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梁静云作为一名高知家庭出身的现代女性对感情质量的要求很高，面对前夫的婚外情，工作都不要了愤然离婚，但最终却选择成为了杜华章的红颜知己，不仅承诺与其身心合一，还答应了等二人孩子上大学后再在一起（结婚）。她始终将自己摆在低于男主的位置，对于由男主决定的事情，她绝不多言一句，梁静云事事以男主的工作为先，用一颗最真诚的心来待杜华章，从不计较回报，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男主的仕途，在自己的茶馆因为杜华章被砸时，毫无怨言，甚至提出茶馆可以不开，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成全男主。

梁静云式的梦中情人型女人外表出众，有能力而且经济独立，作为男性角色的红颜知己敢爱敢恨，这种女性形象是男性审美观的产物，将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标准强行加诸在女性身上，令女性成为男性幻想的载体。这种形象不仅令女性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也使得她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被扼杀。她们被降格为男性的附庸和道具，成为男性主导的文化和社会秩序中的被动参与者。这种现象正是父权文化机制对女性的期待和幻想的体现，让女性被定义和束缚在男性的视野和期望中，缺乏自由和平等。

（二）男性视阈下的糟糠之妻

如果说美丽温柔、德才兼备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为建立起一整套稳定的男女秩序而创造出来的正面形象的话，那么恶妻、泼妇或不贞的女人可以说是传统社会文化为教化女性而创造出来的反面形象，杜华章眼中的结发妻子便是一个泼妇的形象，她在小说中甚至没有姓名，是梁静云对照下的反面女性形象。

马笑泉笔下的杜华章妻子形象最能代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家庭妇女，她有自己的事业，能力卓绝，在一家上市工商银行的人力资源部担任副部长，同时又按照传统家庭的性别秩序理所当然地承担起照顾孩子的任务，这就是当代女性的双重负担问题，“即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并没有改变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角色所赋予的特殊负担和男女关系模式。”⁴但这样一个事业有成、持家有度的妻子在杜华章眼中却以生性多疑的悍妻、泼妇形象出现，她虽然年轻时是美女，但随着年纪见长，“腰身日益茁壮，那张清爽靓丽的苹果脸也难掩横向发展……少妇风韵提前转为中年大妈的世故和凌厉。虽然每日精心化妆，但看着那张艳俗的脸，杜华章实在难以涌动起过去那样的温柔爱意，倒是多了些小心和畏惧”⁵，小说中还多次描写了妻子“查岗”的行为，春节以带女儿来迷城逛逛为由来现场检查杜华章有无风流韵事，“每晚总是不定时打电话过来，有时九点打了，十一点半又冷不丁打一个过来，让杜华章不胜其烦，却又不能不接。每逢双休日，如果不是有公事，那是必须要回去的。”⁶总之在杜

¹ 马笑泉.迷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72.

² 马笑泉.迷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73.

³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163.

⁴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J].当代作家评论,2004,(03): 121.

⁵ 马笑泉.迷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134.

⁶ 马笑泉.迷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135.

华章的眼中，他的妻子是一个多疑并且强势市侩的丑陋女人，总想为自己娘家捞点好处，同他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些似乎都成为了推动杜华章爱慕梁静云因素。

但以上种种所谓的缺点是男性视角下的不完美女性的缺点，杜华章的妻子实际上并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在同丈夫常年分居两地的情况下没有出过轨，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女儿也教育得很好，反观杜华章除了梁静云之外，曾与单位打字员有过一段故事。杜华章的妻子是家里的生产工具，抚养儿女的人工机器，她从来不是自己，在听到杜华章政敌散播的关于杜华章和梁静云的暧昧故事时，选择原谅丈夫，首先将怨恨投诸于女方。

杜华章的妻子是一个无名无姓，粗俗市侩，遭到自己丈夫嫌弃的年老色衰的家庭妇女形象，于是杜华章动过离婚的念头，选择出轨漂亮温柔、善解人意的红颜知己梁静云。对比之下仿佛女性只有在在接受各种规训的情况下，将自己塑造成符合男性理想的形象，才能避免被抛弃和遗弃的不幸命运。从女性主义批评来看，在文学作品中丑化泼妇、恶妻等，常常是从男性对女性单一的偏见目光出发而否定了女性自身的生命价值和追求。塑造女性形象时将女性客体化与边缘化的保守态度以及小说中必然出现的打架斗殴等肉体暴力情节描写都显示了马笑泉作为男性作家性别意识的张扬。

（三）男性审视下的官场女性

除了在感情上与男主有密切联系的上述两个女性形象外，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个与杜华章有紧密联系的女性——迷城政府领导集团中唯一的女性形象，“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纪国红。

纪国红在小说中出场不多，经常被作者在展现政府官员群像时一笔带过，她站在一个相对远离政治核心权力斗争的位置，是一个能力不足，只会利用政治献媚对迷城最高领导雷凯歌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性格胆小的她因为只敢收些小恩小惠，所以并没有卷进迷城的杀人事件中。同时她十分懂得见风使舵，在同杜华章竞争副县长一职失败后便迅速转变态度，“每次见到杜华章时，她总不惜把眼角的鱼尾纹全都笑出来，在常委会上只要不触动自己的根本利益，绝不与之唱反调”⁷，正是这些特质使得她在迷城领导集团在经历上级调查大洗牌之后，依然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

从性别视角来看难免会追问，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位人物安排为女性。从文本脉络来讲，纪国红是一名男性也未尝不可。为什么雷凯歌、高文攻不是女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时间背景看，21世纪初，女性从政逐渐增多，但大都不是真正的一把手，《迷城》作为一本官场小说正顺应了这一潮流。从人物特性上来讲，纪国红的形象符合多数男性认知中的受传统观念束缚的职场女性，她们往往也无法独挑大梁，需要各种“辅佐”，工作能力也不强，所以纪国红仅仅是男性目光下的接近扁平式，性格单一、缺乏深度的一个符号代表。

小说中还有大量没有姓名的角色，比如鲁乐山的妻子柳医生、龚致远的老婆小陶、何鸿利的“婆娘”傅妹子，副矿长的老婆等局限在婚姻中的女性以及文中一笔带过的迷城官员的情人，以色列人求升迁的女股长和众多出卖肉体给官员换取金钱的女学生。

“在剖析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内涵的时候，就不难发现这些形象既不是生活中真实的女人，也不是精神上的新女性，而只是男性文化中的‘空洞能指’。”⁸尽管即便她们早已不再是遵从“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经济上也可以达到独立自主，可以选择放飞自己的欲望，但这些女性依然处于男性叙事主体的视阈中，她们无意识、无原则地迎合男性价值观，她们的社会职能并没有因工作的关系而得到肯定。小说中的女性群体仅仅作为一个活动着的

⁷ 马笑泉.迷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243.

⁸ 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6.

男人的沉默背景或活道具而存在,起到帮助构建男性角色形象或者推动完善小说情节的辅助作用。

二、女性形象的辅助性

(一) 核心家庭成员推动情节发展

女性在小说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作为社会角色辅助男性组建家庭,达成她的社会使命,即便男性逾矩之后,如出轨、不承担家庭事务等等,女性仍会痴情等待,与之达成和解。这样的逻辑理路正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想象下对女性的分工,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要有家庭和婚姻,那么妻子的形象就是必不可少的,《迷城》的多数女性便是因这一不可或缺性而出现,所以小说中的妻子形象全都没有姓名,作为构建家庭的工具存在,出场也不多。如杜华章的妻子在其出轨过一次后,既往不咎,仅仅加强了对男主的“查岗”,宽宥了男性过错,以家庭伦理的宏大理念混淆了实际的道德和法律问题。而杜华章眼中的妻子相貌不堪,粗鄙市侩,与其没有共同语言,又因为工作原因二人长期分居两地,妻子形象的存在是为了与红颜知己梁静云形成对比,制造出杜华章出轨的表面合理性。除此之外鲁乐山的妻子柳医生的出场,仅仅是因为丈夫去世,需要妻子这一角色进行哀悼和痛哭,所以柳医生的每次出场都伴随这恸哭和嘶嚎,要求上级领导为鲁乐山作主,她知晓丈夫的死有蹊跷,但也只会机械化的表达愤怒和悲伤,对丈夫去世真相的寻找在小说中一直由丈夫的徒弟龚致远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进行。除此之外的妻子形象还有与官勾结作恶的副矿场老婆,她的出现是为了将关进派出所的老公保出来,于是她在坪里满地打滚,破口大骂,这样的人物形象存在于诸多作品里。

女性的妻子形象作为家庭的核心,对于小说中男性形象的塑造是不可或缺的,但因为《迷城》作为一部官场小说,叙事重点在于男主人公与其他男性的博弈,所以这类女性形象在小说中远不如男性角色饱满复杂,贤惠的、撒泼的、蛮横的,几个词就可以代表不同的妻子形象。这种观点和印象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想象下对女性的分工,忽略了女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女性并不仅仅是男性组建家庭的辅助角色,她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女性的价值不应该被简单地归结为“家庭成员”,她们应该被看作是独立的、有自主性的个体,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的目标。在小说中,女性的角色应该被赋予更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 男性成功的凝视工具

福柯认为凝视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权力的表现,它可以制造出一种对被凝视者的压迫和控制。在社会中,这种凝视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通常是由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来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进行凝视和监督。这种凝视的权力关系往往会让被凝视者感到卑微和无助。在很多小说中女性对男性的凝视,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服从和赞美。

《迷城》中,何鸿利要趁着迷城打造旅游美食文化的东风发展自家的卤菜产业,小说中安排了傅妹子这一妻子形象,一方面是出于家庭核心成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安排女性的陪同,目睹男性的成功事业。梁静云也是凝视杜华章魅力和成功的工具,面对已有家室杜华章的追求和试探,梁静云虽在一开始表示了拒绝和犹豫,但在男主的长期夸赞和相处之下,最后还是选择屈服在杜华章的男性魅力之下,并为其仕途顺利做出让步。梁静云这样事业成功、德才兼备,漂亮温柔又家室良好的女性,最后被已婚的成功男性所吸引。此时,男性虽处于被看的地位,但女性所凝视的是男性传奇。女性以崇拜、认同的凝视目光见证了男性权威的无可辩驳。同时,通过女性的凝视、服从构建男性的话语网络并将之合法化,从而确立男性中心地位在法理层面的权威。

(三) 男性的心理治愈工具

在文学作品中，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加细腻、温柔，也更加擅长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情感，这些特质使得女性成为了男性心理治愈的重要来源，梁静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便是对处于高压（妻子监控严密）婚姻中的杜华章的一种心理慰藉。杜华章的妻子年老色衰，惯会撒泼和无理取闹，一听到丈夫的风言风语便会打电话来破口大骂，还常常要求杜华章帮衬自己的弟弟拿到政府的工程，私下收受弟弟的贿赂而不拒绝，这一切行为都让杜华章感到厌烦和痛苦，在这样的环境中，他遇到了温柔小意的梁静云。书中多次提到梁静云的曼妙身姿和漂亮温柔，她对因公事烦恼的男主好言抚慰，且在她因杜华章遇到麻烦时称自己不能成为别人威胁他的工具，要放弃自己的事业，梁静云与杜华章动作暧昧，最后答应与男主在一起时还暗示两个人出去旅游，充满性和身体占有的暗示，使得杜华章因婚姻和妻子在心理上产生的痛苦得到了一定的疗愈。

“所以，所谓女性的治愈是一种镜像，实质上还是男性的自我疗愈。奉献身体，成为女性疗愈男性心理的常见路径。男权社会里的女性是男性欲望的客体，满足男性的性本能成为女性的重要功能。本就叙事而言，有的女性甚至可以隐而不见。出于满足男性与“梦中情人”接触的考量，她们才换得在小说中露面机会。如《迷城》中间出场的女歌星林忆莲，因迷城领导雷凯歌是她的粉丝，而被请来开演唱会，她的经纪人拒绝了雷凯歌的合唱请求，但林忆莲却被演唱时台下的疯狂男粉丝强吻，林忆莲与无名氏小人物的亲密互动，换取了小说将自我同观众对女明星的幻想，将其与真正的“小人物”混淆。观众往往会女明星产生一种亲密接触的幻想，认为她们是自己可以接近的对象。

女性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了上述几种辅助功能，在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变化和纠缠往往源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期望。男权社会往往将女性定义为男性的附属物，期望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辅助和服务的角色。这种期望和要求对女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造成了限制和压迫，导致女性形象在小说中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和纠缠。从《迷城》塑造的不同的女性形象和这些形象在小说中的辅助性作用中可以窥探到叙述主体对女性的态度和印象，隐含了一定的厌女倾向。

三、叙述主体的厌女倾向

上野千鹤子认为，厌女是一种女性蔑视与憎恶，男性绝不会将女性视作平等的性主体⁹。厌女可以表现为对女性的幼儿化、贬低、嘲讽、羞辱、忽视、中伤、妖魔化、性化、去性化、沉默化、回避、责备、屈尊与轻蔑等。对于男性作家，厌女体现在一方面屈服于女性魅力，另一方面暗中贬低女性。¹⁰同时，厌女也不失为一种政治现象，是为了在社会中巩固父权制（男权制），通过打压女性，从而加强女性的从属地位，重申男性主导。父权制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通过男性统治，达到相互认同，建立将女性客体化与边缘化的社会秩序。¹¹在阅读《迷城》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其中出现的所有女性形象都是扁平的，其中的男性角色或者说小说的隐含作者并没有将女性看作是平等的性主体，她们大多数以男人附属品的形象出现，从杜华章对老婆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其态度中的轻蔑和责备，即使是作为理想女性出现的梁静云也是处于男性视阈下的沉默化的形象，实质上在与杜华章在一起后，她便失去了自我意识，所有的言行举止都服务于男主角。

在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试图靠色相去分一杯羹往往只会走向更为促狭的歧途。

⁹ 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1.

¹⁰ 沃斯通克拉夫特著.王瑛译.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170.

¹¹ 李银河.女性主义[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8-17.

这是因为，以色相为基础的成功往往是短暂的和表面的，无法真正体现女性的价值和能力。女性如果只是凭借外表来获取成功和地位，往往会失去自我，或者异化自我，变得更加附庸于男性的视线和期望。《迷城》中对女性的一种偏见便是以纪国红为代表的官场女性，她们工作能力平庸只有靠附庸男性或者出卖肉体才能换来事业上的更进一步，“国土资源局局长被杜华章来电请去谈话的时候，才跟局里政法宣教股女股长探讨完床上业务。女股长扭动水蛇腰缠着局长不放，要他答应把自己挪到执法监察股那个位置上去。”¹²波伏娃认为真正的妇女解放不仅仅是在男女关系上的解放，更重要的是让女性不再依赖男性的外部力量和权威去寻找自我的解放和独立。女性应该被看作是独立的、有自主性的个体，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的目标。

时至今日，这样官场女性即便拥有合法的公民身份和独立的经济地位，依然受制于男权制所构建的权力和文化牢笼，更何况那些被束缚在家庭中的妇女。历史上，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男性一直是政治、文化、礼法、宗族等结构的中心，女性往往被定义为男性的被动附属品。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女性的身影往往难以走出家庭的限制，她们的生活和价值往往是由男性决定的。波伏瓦指出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往往被束缚在家庭和生育上，她们没有获得与男性相等的尊严和地位。女性被认为必须为社会提供孩子，满足男性的性需求，并且照顾家庭。小说中以柳医生、傅妹子、副矿场老婆等为代表的妻子形象在小说中的活动都是围绕着自己的丈夫展开，她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和事业，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变得更好。这些情节的塑造显示了作者“女人传统上就把婚姻当作唯一宿命及个体事业”的观念，女性始终还是作为依附于男性的存在。

作者对于迷城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正如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对于男性与女性关系的诠释：“传统的观点认为，女性和男性是为了对方存在的，没有男性，那女性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女人是依靠男性存在的，依靠男性的奖赏，依靠男性对她们的所设定的美德规范而活。”¹³这种贬低女性形象，将女性客体化与边缘化的保守态度中隐含了作者的厌女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阿伯特在《剑桥叙事学导论》中的观点，作品中的隐含作者跟真实作者有一定的距离，隐含作者并不等同于真实作者，所以《迷城》中叙述主体的厌女倾向并不完全等同于马笑泉的态度。

四、结语

《迷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哪个类型，都明显地形象单薄，个性不够鲜明。对于重要的女性角色比如杜华章的妻子和梁静云，首先落笔之处便是外貌身材，其次是性格才情，再次是对男人的态度温柔与否，此外还偏离、片面、固化地建构出场不多、一笔带过的妻子和靠色上位的女性形象。这都说明了在中国这个封建社会延亘了五千余年的国家，男权一直处于主导态势，自古对女人就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要求，哪怕时至今日，社会上在大力倡导男女平等，但在很多领域都可窥见一斑地存在着性别不平等。《迷城》作为一部官场小说，其中杜华章对不同女人凝视时的态度明确地显露了这点，女性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存在。作者或无意或有意地在字里行间显露了对女人的衡量标准，代表了其心理活动，厌女倾向在《迷城》中主要体现于男性角色对女性的贬低看轻以及作者对于女性形象塑造的扁平化和单一化上。作为自恋者，男性在女性身上获取自身所需：女性的凝视目光、身体和心灵的慰藉，家庭的和睦等等，在妻子年老色衰后，又会萌生抛弃女性的想法，从更合心意的

¹² 马笑泉.迷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279.

¹³ 李银河.女性主义[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27.

女性身上寻找所需。

总而言之，作为马笑泉的重要作品，《迷城》中的女性角色虽远不如男性角色重要，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从厌女，或者“女性嫌恶”这一近年来文学研究中的新兴热点入手，分析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刻画，从中探寻作者本人对女性的态度，可以扩充关于马笑泉小说创作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6
- [2]李银河.女性主义[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
- [3]马笑泉.迷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
- [4]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M].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9.
- [5][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 [6][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 [7][英]沃斯通克拉夫特著.王瑛译.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 [8]胡晗.性别视角下新世纪官场小说女性形象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 2016.
- [9]李欣蔚.被建构的妻子——论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妻子形象[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 2017.
- [10]戴雪红.《第二性》与“厌女症”[J].粤海风,2009(01).
- [11]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J].当代作家评论,2004,(03).

The female fig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le narration in *The Lost City*

Han Y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inority writer in Hunan, Ma Xiaoquan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Five Major Generals" of the Xiang Army in literature, and the novel *The Lost City* is his very important masterpiece. Under the premise of taking the male image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narrativ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Lost City* has deviation, solidification and one-sided phenome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image,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female image is mainly to assist men, which reflects a certain misogynistic tendency. This paper takes the female image in Ma Xiaoquan's *The Lost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scusses i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main female image, the auxiliary nature of the female image, and the misogynistic tendency of the narrated subject.

Keywords: The Lost City; Female figure; Gender relations; Misogyny tendencies